

# 燒燬的美學

——三島由紀夫《金閣寺》導讀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助理教授  
陳巍仁

金閣寺是日本京都的重要地標，無論任何季節都遊客如織。在古都眾多世界文化遺產之中，金閣寺之所以備受青睞，除其歷史背景外，更是因知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一九二五至一九七〇）筆下這本同名小說《金閣寺》之故。此書翻譯為各國文字後，影響十分深遠，可說是世界窺探日本美學特質的代表作。作者曾二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聲名不下於另一位文學大師川端康成（一八九九至一九七二）。近代文人郁達夫（一八九六至一九四五）曾說「江山亦要文人捧」，意思是風景名勝常常因名人之題詠書寫而更加迷人、更加珍貴。金閣寺與三島由紀夫之間的關係亦是如此，到了京都而不看金閣，絕對是個重大遺憾。

《金閣寺》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而且結局眾所皆知，主角身為金閣寺之僧侶，最後竟縱火燒毀了這座無論在各種意義上都珍稀無比的建築。而且此事並非虛構，是則發生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〇）的真實新聞事件。

## 真實世界裡的金閣歷史

金閣寺正式名稱為「鹿苑寺」，創建於應永四年（一三九七），主其事者便是堪稱日本史上權力最高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一三五八至一四〇八）。足利義滿權傾一時，在京都北山買下大片園邸，並不斷擴建，以做為其行政中樞「北山第」，因篤信佛教，晚年又將之改為「北山殿」。其中最為金碧輝煌的便是供奉佛骨之「舍利殿」，

也是足利義滿自己禪修之處所，當時就已有「金閣」之雅號，世間俗稱也由此而來。足利義滿故後，其子依其遺願，將此邸改為佛寺，並以其法號鹿苑命名。此後數百年間，隨時局變亂或無情戰火，全寺基本都曾遭到毀壞，但其主體金閣卻一直倖免於難，幸運地保留了下來，成為二十世紀少數可見的室町時期建築；昭和四年（一九二九），由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除建築本體，金閣當中也保存了足利義滿木雕坐像、佛像、經卷等珍貴文物。

然而這些難得的歷史遺跡卻在一場大火中灰飛煙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五年，日本上下百廢待舉，更須面臨物質的困乏與精神的重建，這場預謀縱火，便不可避免地牽動了許多敏感神經。出身舞鶴偏遠海邊，年僅二十一歲的見習僧人林承賢在犯下重案後試圖切腹自殺未果，經鑑定為精神失常，判處徒刑，後病死於獄中，留下了大量的謎團。林承賢自稱動機源於「感到世界太混亂」與「想報復」，一般認為，這或與其成長背景及戰後社會氣氛、寺院亂象有關，但這樣重大而影響深遠的「犯罪」，其前因後果也絕非找個常見理由便能搪塞，此時小說家的舞台就出現了。對這事件產生興趣的，除了三島由紀夫之外，還有水上勉（一九一九至二〇〇四）亦撰成以愛情故事為主的《五番町夕霧樓》，二者各有千秋，但論起世界文壇知名度，還是三島由紀夫更勝一籌。

## 三島由紀夫之謎

要理解三島由紀夫的作品，難以迴避的就是他獨特且具高度話題性的人生。三島由紀夫作品量大，一輩子著作等身，但同時也「身等著作」，意思是其經歷、行為完全不輸給小說，甚至可說三島由紀夫本身就是一部驚世的著作。

三島由紀夫，本名平岡公威，出身官宦世家，父祖與政商二界關係密切。從三島由紀夫由學習院小學、中學畢業，乃至後來考進東京大學法律系，並入大藏省擔任公務員的學、經歷，都可看出其菁英特質，但他明顯志不在此，這也是其痛苦所在。他很早就在文學上嶄露頭角，十九歲便以筆名三島由紀夫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繁花盛開的森林》，從此著作不輟，生涯規劃也跟父親產生了很大的衝突，從他二十四歲堅決辭去官員職務，全心投入創作，便可見其追求理想與自我意志之堅強。

要趨近三島由紀夫的內心，還有一事值得注意。三島由紀夫自小體弱多病，在情緒極度神經質的祖母管照之下，也形成了心靈纖細的特質。三島由紀夫對身體的自卑、敏感、疑惑一直是其書寫基調，對男性陽剛體魄的嚮往也形成了複雜的情慾與性向，這段時期的掙扎可於《假面的告白》一書中窺見。三島由紀夫曾因體質羸弱幸運躲過了徵兵，然而在三十歲之後，三島由紀夫決心擺脫先天體格的限制，開始醉心於「肉體改造」。在高度自律與訓練之下，三島完全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最嚴苛標準的精壯、

堅毅男子，而且他對這樣的自我形象甚為迷戀，不但拍攝大量照片，甚至舉辦展覽與出版，成功運用媒體製造話題，加上其精采、多變的文學成就，儼然成了日本戰後最亮眼的文化明星。

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島由紀夫點燃了日本近代文學史，甚至是近代政治史最驚人的煙火。成年後的三島由紀夫對政治的興趣急遽升高，尤其是對日本戰後的體制極為關心。日本身為太平洋戰爭的發動國與戰敗國，戰後在美國主導下，小心翼翼地重新試探在世界中的角色。因為戰事的耗損，振興經濟乃一切的前提，在經二十餘年努力後，果實也已逐漸收穫，但在三島由紀夫或不少知識分子眼中，日本在承認犯下歷史錯誤的前提下，也自我閹割了不少「正常國家」的權力，如《日本國憲法》中的軍事權。三島由紀夫更感覺到日本人的逐利傾向正導致傳統精神急遽喪失，這一切都令他難以默不作聲。於是在經過精密的策劃後，三島由紀夫率領其私人團體「楯之會」成員進入東京的日本陸上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部，並挾持了陸將方面總監益田兼立（一九一三至一九七三），要求召集自衛隊發表演說，鼓吹「起義」。然而這場三島由紀夫心中的聖戰卻演變為一場與群眾脫節的鬧劇，演說現場氣氛荒謬、走調，自衛隊成員或毫無反應，或喧嘩譏諷，三島由紀夫高倡武士道精神未果，在失望之餘，只得返回室內，依計畫切腹自殺，期許喚起「國魂」，並由其部下擔任介錯。三島由紀夫的最終，以身首異處的激烈形象刺激了整個世界，得年四十五歲。

三島由紀夫的死是場表演，雖說是對國家、國民之「勸諫」，但實質上並未引發共鳴，因涉及太多日本民族心理與政治現況的矛盾，連公開討論都甚有禁忌，是故至今許多日本人對其「殉國」仍處於震驚後的混沌，甚至逃避。我們雖無法清楚解析三島由紀夫之死的成因，或這場「行動劇」的真正意義，不過，觀察其並不長的人生中所展現的線索，包括對正道的追求，對至真的嚮往，對強大、剛健的癡迷，乃至於以毀滅來證成的美學，其所作所為與筆下之相似，讀者絕對不感陌生。《金閣寺》一書就是重要的代表，也是一部預言。

### 為什麼要消滅世上最美的事物？

小說的主角是位在金閣寺出家見習的年輕僧侶，既瘦弱又口吃，極度欠缺自信，靜美的金閣是他最常見的景物，《金閣寺》整部作品都在鋪陳導向毀滅金閣的結局。然而主角溝口並非因痛恨金閣而縱火，而且在絕大部分的篇幅中，主角對金閣皆崇拜至極，甚至恆常受其排山倒海而來的美好形象籠罩，毫無招架之力。在一開始，這感受是種療癒與撫慰，但當主角發覺自己無法逃脫，甚至所有的選擇與決定都飽受影響時，便不得不轉向與之對抗，以獲得一份本有的自由。

這是三島由紀夫設定的情節，不過小說的精采處正在作者不僅只是絮叨主角與金閣的互動，而是透過其他角色的存在來證明金閣對主角的獨一無二。只要掌握了小說



中幾個重要角色並觀察其功能，即可跟著溝口走完這趟必得燒毀金閣的思辨之旅。

溝口的父母在小說中篇幅並不算多，但主角人生情境的基本設定全來自於此處。溝口的父親是偏僻海邊鄉村的寺廟住持，雖然希望兒子承接家業，但也希望後輩能更上層樓，因此想方設法將溝口介紹至昔時同窗，如今貴為金閣寺住持的道詮和尚門下學習。父親在小說中最重要的意義便是不斷對主角灌輸、塑造金閣乃世間最美事物的觀念，主角在第一眼看見金閣時雖有些失望，但也很快地發現其美感並不在於外表，且迅速受其征服。溝口的母親是個極平庸、世俗的村婦，對兒子來說，既欠缺智慧，也少有溫暖。她甚至在丈夫過世後將家中寺產變賣，逼迫兒子更積極努力，來日好成為金閣寺住持，這使溝口心生厭惡，並對這條唯一的生涯之路產生抗拒。另外，住持道詮和尚理應是如父親般的引導者，負擔溝口的教育、生計與未來規劃，溝口雖一度努力表現，維持了一段與住持間的「蜜月期」，但很快就發現這位高僧利慾薰心，財色無所不貪，也讓主角感受到了現實的邪惡與可憎。種種相較之下，金閣的美便顯得最為純粹、無目的，更不會受到任何外物的影響。

然而，美可以成為世間的通行證嗎？溝口逐漸發現，環境的確越來越醜惡，但金閣好像也變成了鴉片，只能麻痺其感受，卻無法給他真正的幫助。小說裡最重要的辯論就經由二個次角鶴川與柏木來呈現。鶴川同為寺中的見習僧，家境優渥，性格溫柔，是世上第一個對溝口的口吃完全沒有差別待遇的人，也是溝口第一個好友。此人性格

光明，思考正向，很能給予溝口支持。然而，當溝口在學校認識柏木後，看待世界的方式便有了些改變。柏木是個內翻跂足患者，廣義上和溝口相似，是個有殘疾在身之人。但與溝口的自卑不同，柏木是個極為張揚之人，腦袋聰明非常，又善於把自己的缺陷化為優勢，好爭取同情，並從中獲取利益。在性的遊戲上尤其純熟，堪稱無往不利，也是主角的啟蒙者。敗德的柏木看似低俗，然而在藝術上，柏木也是少見的天才，無論是音樂或花道，其境界都是凡人所莫及。這對溝口產生了極大的說服力，遂不覺中疏遠了鶴川。後來單純的鶴川因情自殺，溝口更感到看似可惡的柏木在人生上卻更為順遂、快樂，柏木的罪惡與藝術之美不但未有衝突，其魅力甚至凌駕了事事為善卻死得毫無價值的鶴川。

溝口不禁自問，美，不能由惡行來靠近嗎？況且，金閣的美也開始形成了干擾，尤其是在面對女性的時候。小說中所有美好女性的原形都來自於主角幼時的鄰居有為子，溝口有次因傾慕而冒犯，受斥責後不免心有怨恨。然而有為子後來未婚懷孕，並與逃兵的未婚夫在眾目睽睽下殉情，其幽魂便不斷出現在主角的人生之中。與金閣一樣，有為子是女性至美的存在，所有的女性都是有為子的模仿物。一日，溝口與鶴川同遊南禪寺，在山門上望見對面天授庵中一名酥胸半露的女子正將乳汁擠入一名軍官前的茶碗中，這個神祕而豔情的場景，以及此名女子美麗超塵的容貌在溝口心中幾乎可與有為子等同，神聖而不可靠近。但在後來的情節中，溝口得知當日所見乃是情侶



別離的場景，這名女子是個插花老師，軍官戰死後並未再婚，但私生活並不檢點，而且已是柏木拋棄的獵物，想像與真實間的差異令溝口內心不免唏噓。在柏木的安排下，女子解衣獻身，溝口雖然感到性慾，但此時金閣突然在腦海中出現，其絕對的美對映了眼前景體的庸俗，慾念也瞬間熄滅。此狀況屢屢出現，溝口遂逐漸對金閣產生恨意，有為子的種種化身已從神壇走下，讓溝口得以從蔑視進而超越，金閣又有什麼資格高高在上呢？

## 毀滅才是真理

《金閣寺》小說中有一個不斷出現的佛教公案故事。南泉普願禪師有天散步回來，看到東、西二院的徒弟正在爭搶一隻闖進寺院的可愛小貓。禪師遂說：「說說看僧人為什麼一定要養貓？誰說得好就給他，說不出就把貓砍成二半，二邊都不用搶。」徒弟們一時語塞，禪師就真的拔出戒刀把貓斬了。這個公案記載於《景德傳燈錄》，在禪宗史上極其著名，也令歷來讀者印象深刻。對於主角萌生燒毀金閣念頭之原因，此公案便是個重要線索。

南泉禪師的手段雖然看起來暴虐，但這同時也是個教學現場。禪師真的想問的是，人人都說貓可愛，但可愛的本質是什麼？當把小貓一分為二，其物質成分並未改變，但為什麼大家對於占有的慾望就立刻消失了？那麼，對溝口而言，美的本質又會是什麼？

麼？金閣的外在形象就等於是美嗎？更甚者，金閣就是對真美的阻礙，唯有將其斬滅，更高層次的感悟才會出現。

另外，在佛教的觀點中，世間諸般事物皆為不真實。唯有不依外力，永恆存在者為真，其餘皆為虛假，執著於虛假，痛苦就註定相隨。對於日本而言，佛教雖是外來文化，但日本因地理環境之故，歷來處於地震、颱風等天災之中，加以資源稀缺，戰爭頻仍，諸行無常，國土危脆之說很快便獲得印證與應用，成為整個民族的哲學與美學。因此，溝口終於得到了結論：「每間寺廟都難逃遭焚燬的一天。火既豐富又放肆，只要等待，趁隙而來的火一定會相繼而起，火與火攜手完成該完成的使命。……火自然而起，滅亡和否定是常態，建造起來的寺廟一定會被焚燬，佛教的原理和規則是嚴密支配著人間的。」

金閣，也邁向了在建造時就必然預見的終點。

## 再次靠近金閣寺

要讀出小說的意味，以上幾個方向都能提供幫助。不過，小說並不是讀畢之後就不好玩了。

現在所見的鹿苑寺金閣乃是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所重建，在刻意維護之下，其外表之華美甚至超越過去任何時期。三島由紀夫於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寫就

《金閣寺》小說，也賦予了地景全新的生命。平成六年（一九九四），鹿苑寺全境獲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有人不解寺廟主體金閣既為新造，何以能有此資格。但這正說明了所謂「文化遺產」並非專指有形物質，而是身處其中，能感受到多少發生過的故事，閱讀歷史或《金閣寺》小說，迷人之處也在這裡。當我們走入京都，許多著名地景猶存，純看外表雖仍大有可賞，但再加上時空思維，與日本民族、宗教思想背景，其美感體驗便會大不相同。三島由紀夫以其稀世的敏銳與才力為金閣寺的歷史平添橫空的一筆，我們也有幸能在其指引下慢慢重構，或再燒毀，自己那座獨一無二的金閣。

茲推薦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翻譯之《金閣寺》（新北：木馬文化，二〇一八）與高詹燦翻譯之《假面的告白》（新北：木馬文化，二〇一八）兩本小說，以及亨利·史考特·斯托克（Henry Scott-Stokes）著，于是翻譯之《美與暴烈：三島由紀夫的生和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Yukio Mishima*）（新北：遠足文化，二〇一八）紀實類文學作品，以一窺這位世界級作者的內心世界。